

DEEPHAVEN'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9525411>.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Ultraman Mebius , ウルトラマンゼロ THE CHRONICLE Ultraman Zero: The Chronicle
Relationships:	赛梦 - Relationship , Ultraman Zero/Ultraman Mebius
Characters:	Ultraman Zero , Ultraman Mebius (Ultra Series) , 赛罗 , 梦比优斯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2-06-09 Words: 10,432 Chapters: 1/1

DEEPHAVEN'

by [WhiteTulpa](#)

Summary

梦比优斯怀孕了。

梦比优斯怀孕了。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孕育属于他和赛罗的第一个小孩他毅然决然地不顾周遭人的反对选择了体内妊娠，将融有两人光辉的光团留在了自己的身体里。从理性上来讲，m78居民并未享受太多进化所带来的红利，火花塔的辐射给了他们更自由的性别，更适于孕育后代的身体，以及更方便的结合方式，以上种种都逃不过情至中甘时的意乱情迷。赛罗必须承认，肇事责任若是梦比优斯负其中一半，他至少得是全责牢底坐穿。说明情况之前请大家事先脑补任意常见马赛克场景，此时插播一句其中一方的申辩：那时的我和梦比优斯可是好几个世纪都没见过面。言外之意小别胜新婚那个人把叔叔干到怀孕似乎有情可原。

床上的梦比优斯乖巧体贴，在赛罗没开黄腔之前都是一副任人鱼肉的软糯模样，或许是累了，赛罗心想，但身体上仍不依不饶向滴着水的恋人索取。

在床事节奏上两人是两种极端，梦比优斯属于慢热选手，就说是慢到什么地步，慢到赛罗硬得不行在他背鳍或者腿根蹭射了一次才缓缓张开生殖腔，小小一个口子，嫩得泛粉，一看就是不常使用的样子，这得感谢我们全年天南海北的top one业务员赛罗奥特曼，让他本就稚嫩晚熟的恋人始终保持着处女般的紧涩。

赛罗剥开两瓣嫩肉，兜着一小汪金水的软穴就向他袒露出来，他把一根手指伸进去，有时候是两根，轻而易举就能感受到恋人的疼痛，舌尖舔舐，好似在奸淫一处正在流血的伤口。梦比优斯发出猫的呻吟，伸手抓住那正埋在自己腿间的脑袋，上的头镖，生出一种自己在操纵着玩具玩弄自己的错觉。

身体，好难受。

梦比优斯身后的背鳍里现在满满当当注满了恋人积蓄已久的精液，每次回来后的赛罗总会觉醒不少令人难以理解的性癖，看来整天满宇宙的跑业务除了生命危险也并非一无所获。梦比优斯清楚记得有次赛罗不知又从哪个星系考古回来，一脸风尘仆仆但容光焕发想必是充分感受到了当地淳朴的风土人情，当天晚上洗净了身子就往梦比优斯

的被窝里拱，梦比优斯心领神会，手往下一摸结果在那人腿间摸到两根大东西时吓得立马抱着被子弹开。赛罗顶着两根生殖器让梦比优斯欣赏他在当地土著的邀请下纹上的刺青，梦比优斯崩溃地大喊，这是重点吗!?你怎么会有两个鸡!?

赛罗颇为自豪地俯视了一下自己腿间的壮观景象，装作难为情:呃.....怎么说，梦比优斯.....你听我解释...因为受了当地气候和饮食的影响所以我又长了一个.....你相信吗？

梦比优斯冷笑: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赛罗终于不装了，一把压过小猫:没错，我骗你的，本质上想双龙而已，玩不玩，玩不起别玩。

结果梦比优斯当然玩了，玩很大，他跟赛罗很少上床，如果这次拒绝下次不知道又得等上几十年，赛罗服务也足够到家，一晚上就让他流完了几百年的眼泪。

听到这玛丽大队长表达了不适，“无论干什么事都别想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她教育赛罗及当场众人，“在从事任何危险的性行为之前都要充分考虑伴侣的身体状况和接受意愿，否则就跟强奸没什么两样。”

在性意识开放但道德水平极高的光之国强奸和强制受孕一样，可都是会被判入狱的犯罪行为。赛罗正听得心惊胆战，一个疑惑涌上心头:玛丽大队长为什么要如此大声地说出来，难道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吗？他感到背后恶寒，一回头一颗颗银色脑袋挤满了办公室门上那一小块透明玻璃，以泰罗为首的奥特兄弟，有希卡利，艾斯，杰克.....居然还有他老爹，一众猛男在门口摩拳擦掌着。赛罗立马心虚地回过头，真诚解释:“大队长，我知道梦比优斯怀孕这件事非同小可.....”

“现今的生育方式确实给人群中的大多数提供了便利，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但前提是我们将所有的情感排除在外.....”一旁的梦比优斯替赛罗接话，无论是文字水平还是语言功底都让曾经教授他文化课的爱迪动容不已，一对眼灯水汪汪的要下雨。

玛丽翻动眼前的光屏查看不久前小情侣刚刚提交的婚内前景规划，光之国近百年来由于人口膨胀实行计划生育，生孩子都得抢着排队。“按照组织分配给你们的预产期，应该是在两万年零六百四十八天之后，因为你们的情难自制，我们需要重新进行统筹，

当下恐怕没有多余的恒温室和胶囊供你们转移光胎。”玛丽有些头疼地用笔尖抵了抵眉心，“毕竟是第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光之国目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个，我希望你们能重视起来，而不是一时冲动将它带到这个毫无准备的世界上。”

这就是了。

赛罗心想，这就是了，从始至终打败他的根本不是任何来自敌人的铁血和暴腕——他预见到办公室门口的男子混合群殴好像也只是礼节性的表示恐惧。在未来，很久很久以后，一个永恒的问题将会持续困扰着他，使他犹豫叫他懦弱让他做决定时不敢看梦比优斯的眼，一切的一切源于他对小猫咪的爱。

赛罗突然就呼出一口气心平气和起来，明白了此刻他站在这里的原因。玛丽问他俩是否是双方自愿下的受孕行为，赛罗跟她复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堪称事无巨细。

他们拥有更完美的肉体，但感情貌似还停留在原始，对于是谁先引起的导火线，已经无处可寻，清醒过来后赛罗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地捣进了梦比优斯的子宫里，抽插，然后狠狠地中出，事件的另一方更晚才恢复理智，哭喊着不要身体却分外诚实，大开着宫口卷着对方登堂入室。

梦比优斯身子青涩而内里熟透，不等赛罗动作便吊着纤腰拿屁股去撞那人下面的巨茎，两人用的后入式，赛罗一口咬住小猫咪敏感的后颈时梦比优斯一边呜咽一边无师自通地排出卵，挣扎着被恋人攥紧，极度的快感让他空空大张了口垂下舌尖，连喘息也发不出。

光的精卵正在他的体内交融，他的子宫变成了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最原始的实验在他的腹腔内进行，梦比优斯感到好似有一轮太阳从那处升起熊熊燃烧。赛罗没有说一句话，他叼着伴侣的后颈沉默不语，双眼布满丛生的血丝，和梦比优斯一起接受着融合带来的炙烤，肉体与肉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五感都发生混乱，他们紧贴的肌肤正在成为对方的一部分，简直要互相融进对方的血肉将魂魄黏连在一起。

融合持续了接近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里双方分别提供了土壤和种子，只片刻的灌溉便使这枚受精卵初具雏形，子宫内部发生地壳运动般的剧烈变化，挤压着将另一方推拒出去。赛罗也确实不得已退了出来，巨量黏腻的蜜液涌流，随着腔内的腾空泄了一大片。

赛罗伸手去够梦比优斯的脸，摸到了一手的潮湿，所以他没有犹豫，直接含住了恋人红肿的嘴唇。“我...都看到了，”梦比优斯啜嚅着哭泣，赛罗干脆再次咬上他的唇瓣，等梦比优斯呜咽暂缓才开口，“宝贝，你看到了什么。”

籍着交融的深入，梦比优斯在这短暂的十分钟里窥见了赛罗过去的所有记忆，他看到了赛罗的过去，同样赛罗也看到了他的，如果说在决定结缘的那一刻梦比优斯从此便拥有了对方无限的未来，那么在此时赛罗有限且苦涩的过去才为梦比优斯徐徐展开。宫腔内沉甸甸的胀痛提醒着他，苦涩和喜悦让梦比优斯匍匐在赛罗身下泣不成声，“如果能够早点遇见的话……”

“如果早点遇见，说不定梦比优斯会讨厌那时候的我……”赛罗埋进梦比优斯的肩膀，闷闷地说。

“怎么会，”梦比优斯歪过头，依偎在赛罗怀中，同时看到自己的小腹在微微发光，“唔...十分抱歉.....不小心...有了赛罗酱的宝宝了呢……”

梦比优斯起身跪坐在赛罗腿间，软着身子捧住那人的脸，一脸的懵懂无辜，全然没了方才摆着屁股追逐快感的下流姿态。“到时候这里，”他抓着赛罗的手指覆上自己青涩的胸乳，“会控制不住地泌乳噢……”狡猾的小猫歪着头询问，在赛罗呼吸一窒上手箍住自己纤细的胸口时又偏头躲避对方突然贴近的面庞，耳边赛罗的喘息声几乎要流淌在他的胸上，梦比优斯这才天真又委屈地将自己的乳肉挺入对方的手心之中，“...嗯.....赛罗酱你没有尝过母乳吧...要喝喝，我的奶吗……”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嗯?”“真该早点抓到你，在你还是小猫咪的时候就狠狠干你，让你怀上我的种，然后把你的奶都喝光，每天夜里只能被我干着哄孩子睡觉。”

“那到时候你可不止是被投放到K76那么简单了……”梦比优斯忍不住本性暴露，幽幽地吐槽。

“所以是赛罗你先进入的子宫内并且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射精，梦比优斯排出卵细胞是下意识的自愿行为?”玛丽直接大胆的用词让人听得面红耳赤，她本人倒是一直秉持着认真严肃的专业态度，“孩子们，但愿你们是知道的，奥特曼是可以自主控制受孕的，否则我们不会无缘无故为所有适龄并且有生育意愿的伴侣们制定严格的备孕，待产和预产计划。”

兔头猫头面面相觑，互相对视片刻点了点头都呐喊出了内心的心声。

“所以这是个意外。”

“这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说完两人都愣了，再次对视双方眼中已带上了陌生的震撼我妈的情绪。

赛罗首先反应过来，因为他这个陈述很容易让人判断成拔屌无情的渣男。现下他站在这里，当然不是为了接受玛丽关于是否强制受孕的盘问，口嗨是口嗨，实际又是实际，他插进小猫生宝宝的地方，前提在于以为梦比优斯对他有所保留，现在说起来梦比优斯对他全盘交付说不定也是吃准了大侄子不会真的在他子宫里中出的决定，双方貌似都低估了对方的认真程度，又仿佛急于向恋人证明真心，互相试探着就走向了融合的最后一步，梦比优斯回过神来甚至看到自己的肚子发光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不因为别的，纯属只是因为他当年在奥特学院修的生理卫生课课本还是八百年前奥父主编的老教材，诚惶诚恐的老父亲在书中写到：性行为后承受方小腹持续出现坠痛和发光现象是判断受孕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梦比优斯用实际行动为教材改革做了示范，我肚肚痛痛了，我肚肚发光了，我知道了！原来我是怀孕了！事实上在梦比优斯那一届之后奥特学院就替换成了由奥特之母玛丽主编的更为权威也更为详尽的生理卫生课教材，里面采用文字描述和动态演示详细介绍了完整的受孕过程，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贝利亚一语道破，真的不会有人上课拿着课本打飞机吗？

我们的好大儿赛罗奥特曼则由于出身少管所而错过了上课打飞机这一独特的奥生体验，如今两个堪称义务教育漏网之鱼的孩子共聚到了一起，为的就是在床上大放异彩，干出让所有长辈们大跌眼镜的缺德大事。

奥特赛文在门口意识到问题出在羊身上，他就是那只管生不管教的老羊，当即痛心疾首地在雷欧的百般阻挠下飞离了现场。泰罗捏着奥特炸弹腹诽，三哥是不想揍他儿子我信，还把雷欧和阿斯特拉一块拐跑了，怎么着，就算只有一个礼貌飞踢我们也算数啊。泰迦要是敢干出这种事，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

事实上泰罗这句话根本算不上腹诽，梦比优斯站在门内，一字不落地都给听到了，然后开始盘算起怎样能让自己的小师弟一秒内搞大别人肚子或是被人搞大这种吸引火力

的事。只有好大儿仍然很焦灼很震撼，比梦比优斯更像那个意外怀孕的。赛罗自信和梦比优斯心有灵犀上台不需要对戏，目前看来自作多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他甚至开始不合时宜地头晕，本该脱口而出的话语扭曲成一团，一片头昏脑涨中赛罗只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甚至不是门口排着队等着揍他的叔叔大伯……要是那倒还好说！

赛罗奥特曼五千九百年的人生里经历过很多事，同时明白过来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非他不可，认清这点的时候他正在极速走向衰败，退化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奥特战士。但现在有那么件不能再微不足道的小事摆在他面前，除了搅扰两位当事人无法伤害到任何旁观者，两条出口分别通向自我和他人。

一件小事，小到漫长寿命中梦比优斯最终甚至会忘却的小事。他们经历过那么多，一起凝视过着无数个恒星沉默爆裂在宇宙的花园之中。梦比优斯的身体中也装着宇宙吗，年轻的宇宙，无与伦比的宇宙，注定只能诞生一颗星球的宇宙，要在这时让它为自己而盛开吗？

他出现一种慢速下幻觉，仿佛只要他闭上眼睛，整个世界就为他熄灭，他双眼开闭，已经换了人间。赛罗行事一向狠戾，连告白都像恶狠狠嚼着骨头和血，他想，梦比优斯就是他的宇宙，他的幻觉，他的世界。

赛罗睁开眼睛，看着梦比优斯像天灾向他走来，这是他的天灾，其浩瀚不亚于全盛时期的银河帝国，在这里，赛罗将会重新变得坚不可摧，回到那些对他来说闪闪发光但对于整个宇宙的生命史来说可有可无的日子，摧毁现在的梦比优斯，铸就未来的梦比优斯，一次又一次地爱上他。

就这样赛罗握住了梦比优斯的肩膀，“梦比优斯你听我说，目前……”

“播下种子很容易，收获却绝非易事。”希卡利忍不下去，推开门进入战场，“梦比优斯，我希望你永远记得这句话。”

但梦比优斯只是呆呆看着，赛罗凝视着梦比优斯的侧脸，看着他的小猫像被人踹了一脚，失去了所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只能茫然地注视，或是摇头。梦比优斯执迷不悟地摇了摇头。

希卡利于是更窝火，上前一步与梦比优斯对峙，气氛瞬间变得冰冷又怪异。赛罗预感到希卡利要说什么，头一次在语言的利刃面前感到恐慌，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希卡利表达的或许是同一种想法，若是换做以前他也必是这般单刀直入，但现在他只希望能温和一点，再温和一点……希卡利和梦比优斯的关系很暧昧，曾经还传出绯闻，赛罗和梦比优斯确立关系后再看这两人，不知是立场转变还是奇怪的滤镜，总觉得他俩其实常常介于闺蜜和母女之间。

现在的希卡利有点陌生，梦比优斯虽然无措却也镇静，或者说他应该是最熟悉希卡利这副样子的人，这让梦比优斯想起来他俩刚认识的时候。至于赛罗，赛罗对此一无所知，他只想把希卡利的话含热了送进梦比优斯耳朵里。

“梦比优斯，我认为你应该清楚当前情况下坚持留下这个孩子的后果。”希卡利说。

“我，我当然知道，”梦比优斯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不会占用原本属于他人的东西，我只是想要留下它，无论是计划还是意外我对它的爱都只会是有增无减，”说着梦比优斯将握紧的手放在仍旧微亮的小腹上，下意识摆出防卫的架势，言语却透露哀伤，“或许我就是这样，越艰难我越是不想放弃。”

“我们当然知道你作为素质姣好的战士的优势，正因如此才需要你更慎重的考虑，”玛丽见状踱步而来，把手分别放在希卡利和梦比优斯肩头，视线停留在梦比优斯倔强的脸上。她阻止了一场挚友间的兵戈相向，虽然按照小教官和科技局长官的关系过于激烈的碰撞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伤人的话语大概也总是越少越好，“梦比优斯，我们不做强制要求，一切看你和赛罗的意思。你现在需要与之交涉的不是这些旁观者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充其量只为你的最终决定画上句号。”

“我知道。”梦比优斯虚弱地说。

“你不知道，”希卡利被玛丽支开，站在稍远的地方，语气也随梦比优斯的颓然迫降，“科技局内部采集的居民基因信息显示，你的伴生性别虽然为雌性，但检测报告里各项指标都低于正常双性种的平均水平。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过去我们安排这些特殊群体进行体外妊娠，但都需要提前报备。我相信玛丽女士也深知这一点。”希卡利与玛

丽对视确认，紧接着转向一旁眼神复杂的赛罗，深吸一口气，仿佛现在才到他的拿手好戏。

“最适宜体内妊娠的自然双雌种，光之国现在拥有这一性征的个体少之又少，退一万步讲，即便有，也不会选择体内妊娠这样风险极大的孕育方式。”他紧盯赛罗，口中缓慢陈述，却不放过这一当事人的任何表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奥特一族的妊娠时间几乎超乎任何碳基生命关于繁衍后代的想象，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一千倍……差不多，一千年，根据不同个体体质或许会有些微的差别，但确实是这样，一千年，用人类的纪年法来算的话，就是这样——况且这一千年对于双雌种的能量消耗与生理损伤都是不可逆的。”

更别提梦比优斯这种发育残缺的双性种。

“这意味着梦比优斯需要全程在等离子生态高度发达和完善的生态室呆上一千年，在那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恢复期，用以恢复妊娠周期过长带来的损耗，同样也相当漫长。”

希卡利难以接受这个即将可能到来的事实，承认梦比优斯的所有资质，连同正值青春的年岁，健康矫健的体魄和迄今为止所有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爱与母性，都将和这个宇宙中最广为人知的命运一样，献给更为煎熬的妊娠，更危险的生育，更琐碎无聊的家庭，献给赛罗这个一无所知的混蛋，仿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准备的。

所有话语落入空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副局面，赛罗或许看到的会更丰富些：

坐落于火花塔之下的等离子生态室承受着整个光之国最旺盛的辐射，全年火花通明亮如白昼，一间间整齐排列的茧房使生态室呈现出蜂巢般的外观与组合，数不清的光卵在这里孵化培养，透过保温玻璃甚至能看见被一层光能包裹着的受精卵，未成熟的胚胎张开模糊的四肢像水母轻盈地游弋于其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笨拙的梦比优斯。他已经妊娠超过一个世纪，肚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显怀。当初他一个人来到这里，举目无亲，目及所处皆是堆积如山的茧房与胶囊，暴烈的等离子辐射将他曝在头晕目眩的白光之中，如果m78依照地球各地的热

量分布划片命名，那么生态室就是这颗星球的热带，不适宜居住，但对于m78来说却极富战略意义。

热，难以言说的炽热。（等离子火花经过生态室中央巨型抛物面的凹射后如同被复制过后的一百个太阳）梦比优斯在这强光中几乎无处遁形，全身上下被映照得纤毫分明。

强烈的光照在短短几百年间就能改变正常光之巨人体表的色素分布，赛罗每隔一个世纪被允许进入生态室探望梦比优斯一次，第五次探视时，梦比优斯在他眼前已经变成了通体雪白的小猫，唯有指尖脚掌和膝盖类似角质较厚的部分抵御住了辐射的侵袭，隐隐透着原生的鲜红，这得多亏了那些多年战斗训练留下来的薄茧。

赛罗吃惊地看着茧房中陌生的恋人，看着他一身纯洁无暇就像冬季到来褪去夏秋皮毛的小动物，跟随着环境的变化换上一层安全的保护色，甚至就连眼灯澄黄的柔光都变得稀薄。如果赛罗有好好学习病理学的常识，就会知道那是长期处于强光下视力逐渐弱化的表现。但即便如此梦比优斯还是真真切切地注意到了赛罗，他的伴侣，隔着滚烫的保温玻璃，两人之间是同样沸腾着的空气。

赛罗感到有一瞬间的情难自制，梦比优斯迅速半跪在地，腿间不由自主地漏出水来。

并非许久未曾云雨的身体过于淫荡，赛罗转过身来平复情绪和生理冲动，想起前两次探视，自己的小猫揣着已经显怀的肚子依偎着玻璃与另一边的恋人说着悄悄话，自显怀后膨胀的子宫日益压迫着本就短窄的腔道，使得梦比优斯无法自如地将穴口隐去，时常不自觉流出蜜潮，腿心湿热黏腻。当时赛罗听完还趴下身看了一会儿，他把脸对准梦比优斯的腿间，感觉到自己的牙关竟也和梦比优斯身下的孔窍一样控制不住地流水，太馋了，想吃，赛罗不自觉舔了一下嘴唇。梦比优斯见状小心翼翼架起了腿，踩在下方设立金属隔层上，把水光淋漓的小穴完全暴露在赛罗眼前。即使隔着玻璃，赛罗仍感到有一股热乎乎的芬芳水汽直冲面门，撬开他的眼鼻口，将梦比优斯此刻的淫态永久地植入他日后每个求而不得的梦境。

“你，看完了没有？”梦比优斯不安地张望着，嘴上催着对面的恋人，即使处于监控死角，也无法阻止他羞怯又紧张的心情。赛罗的目光过于火热，甚至让被盯着的那处都灼烧起来。不敢把视线移向那人，害怕下一秒迎来更为窒息的对视。究竟要怎样才能

面对目前的状况，恋人如饥似渴的凝视已难以招架，更羞愧的是自我内心的诘问。梦比优斯的腿根颤抖着，却在对方无形的压迫下扶着膝弯将腿根撇地更开，粉嫩的肉唇像两朵柔软的积雨云，淅淅沥沥地向外下着雨。

赛罗冷静地紧盯着梦比优斯的穴口说：

躺下，朝向我，玩给我看。

一股欲望的电流死死地击穿了玻璃墙后的小猫。梦比优斯几乎在瞬间，便按部就班地在恋人面前表演起了自慰，明明身体从未这样练习过，却无比熟练地卖力揉弄起饥渴难耐的淫穴，情欲润滑了技巧的生涩，使一切变得顺畅无比。穴口逐渐被手指撑圆填满，四指并刀痛快地在内里捅捣翻搅，模仿记忆中对方急促狠厉的抽插，汁水淋漓，从直插到底的指根处迸溅出来。

表情管理正在崩溃，处子与母亲，两种矛盾的角色在梦比优斯的眼中切换穿梭，但又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赛罗有限的描述中无法用哪个准确的词形容现在梦比优斯身上烟雾缭绕般的诡异魅力。鲜明的体色消失了，一切变得朦胧又模糊，粉红的线条究竟是天生的花纹还是肉体的迷宫，将人从锁骨处的深谷引向腿间的乐园。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原来是呼吸。赛罗额头抵上玻璃，难耐地喘出一片片攒动的白霜，凝结的雾气模糊了视线，盛开在身前的玻璃上，富有动态生生不息的，是他之于梦比优斯欲望的具象。

雪白的银族融化在恋人炽热的目光之下。

梦比优斯颤颤巍巍起身，软着腰跪坐在赛罗身前，学着一开始对方的动作。隔空对着恋人腿间吻在了那无机质的物体表面。

“你在想什么？！”

愠怒的质问打断了脑中所想，赛罗恍了个神，湿漉漉的热氛与晕眩的白光迅速被抛至脑后，视线再度聚焦，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对面的梦比优斯，希卡利与玛丽在一旁一左一右站着。通过二位的表情赛罗颇为心虚地判断刚刚打断他那可鄙幻想的正是希卡利，他一向不信那套关于蓝族都会洞见灵魂蛊惑人心的说法，但就在刚刚赛罗确实有种所思所想完全暴露在希卡利面前的错觉。

科技局长官神情冰冷地注视着赛罗，一介文职竟在此时逼得一位年轻气盛的武官频频就范。赛罗在这无处可藏的眼神和梦比优斯茫然无措的思索中生出前所未有自我厌恶的心情，混杂着欲望与纠结，他无法面对梦比优斯仍然迷茫又坚定的眼睛：明明给自己的伴侣造成了诸多困扰，却还能在这种场合对梦比优斯产生如此下流的性幻想。他从未预想过梦比优斯本身对自己竟有如此大的诱惑力，甚至不能想象光是梦比优斯这四个字排列组合拼凑成那个人的名字，就能让自己喉间感到干渴。

赛罗努力将注意力转移到希卡利和玛丽之间的探讨上。

那么首先，对视是必要的。

目光依次重重地流淌过科技局长官和银十字军长，他看到梦比优斯恍惚的眼灯，试图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无比正常又鼓舞地，轻笑着施下安抚恋人的魔力。可还是有什么悄悄改变了。雪白的，忧郁又美丽的梦比优斯在身后对着他似笑非笑，那般病态的白，手脚晕着不正常的红，连眼灯的光亮都透出虚弱的妩媚。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梦比优斯为自己所占有，柔软的腹中留着当初他误打误撞种下的果实，现在那粒小小的种子不光在吸收梦比优斯所有的光热生长着，同时也在反向催熟着自己的母亲。它让年轻的母亲变得迟钝嗜睡，让他身下水流不止，像地球少女持续不断的经期，让他卸下属于战士的胸甲，只因发育的椒乳一天天填满胸口，流出蜜与奶，为了日后更好的哺乳，它让他健忘如同失忆，让他失明，失去颜色。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梦比优斯为自己一手所促成，那止不住疯狂生长的阴暗与愧疚就将赛罗淹没。

玛丽又说了什么吗？希卡利呢，除了心中那龌龊可耻的想法，他有没有再看到更多自己内心的挣扎与自责。往日的一切习惯魔咒般的折磨着，无法对梦比优斯展露出安慰的表情，也无法说出，相信我，一切会没事的，这样的话语，如若自己承受一切，会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无论如何，果然还是没办法让梦比优斯沾染一分一毫，自己的幻想，那无用而邪恶的幻想。

赛罗跪落在原地。

四周的嘈杂终于结束了，紧接着浮上的是窒息的尘埃。赛罗无话可说，仿佛自己才是那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他不想追寻梦比优斯的看法，也无暇关心在场他人的偏见。

赛罗甚至有些恍惚地想着如果梦比优斯流着泪表示要留下这个孩子，他会直接暴起将梦比优斯带回家，再次捅进他的子宫，搅碎一切。

赛罗突然觉得自己像极了父亲，从始至终都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赛罗，”是梦比优斯的声音。赛罗的脊背即刻绷紧了。

但随之落下的是对方一向温热的掌心。稳稳地，缓慢地落在赛罗凶兽般峥嵘的头顶。梦比优斯在抚摸他的头镖。

赛罗抬起头，但很快失去意义，因为梦比优斯蹲在了他面前，两人只需平视就能互相凝视，或者拥抱。

“赛罗，我想说，”梦比优斯小心翼翼地看着赛罗，不得不承认方才恋人抬头颌首的一瞬间脸上的阴翳有点吓人，“你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呢，确实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把一头雾水的你叫来，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对不对？”梦比优斯摸了摸恋人棱角分明的脸，吻了对方头顶的射线灯，“如果太累了的话就休息好吗？我的事可以稍后再谈。”

“我不明白，”赛罗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为什么，会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事呢？”

甚至事先不向我说明任何风险，让我做那个最无知的，最可恶的混蛋。

“啊这，”梦比优斯不好意思地张大了嘴，挠起头，“大概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困难吧。”

关于我愿意为你做所有事这件事。

“别总是把爱放在嘴边糊弄我啊。”赛罗嘶哑地笑出声。

我要的可不是你的一厢情愿。

“虽然是这样说没错，但瞻前顾后可不是我的风格。”狡黠的笑意在梦比优斯脸上一闪而过，这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爱耍小聪明的精明猫咪，他站起身来俯视身下的恋人。从这个角度赛罗望着梦比优斯，再次感到自己变得渺小，貌似跟人类没什么两样。梦比优斯的脸浮在云端，显得遥远而冷漠。

“刚刚我突然想起来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梦比优斯俯视着赛罗轻轻说，“我和你在一起好像不是那么顺理成章。6800岁之前最该陷入恋爱的时候我没有喜欢上任何人，同样我在最该叛逆的年纪没有迎来日后足以和同辈津津乐道的任何谈资，虽然所有人都告诉我：梦比优斯，你已经足够优秀了，你还很年轻，却已经获得了远超众多同僚的功勋与嘉奖。就是说赛罗，我知道你大概率不会接触这些东西，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当一个个体足够优秀的时候，他通常会丧失一定的择偶权……成年之前我在长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长大，从来不觉得有所遗憾。希卡利说我大概被养得太好了，当时我不是太懂，后来，我想想，自从跟你在一起后我好像明白过来，原来那句话并不是褒奖，我是人为干预下按照着教科书形象被培养出来的战士，如果可以，大概父亲大人和哥哥们会很愿意类似的模板遍布整个光之国……不，是整个宇宙……如果那样的话真是个好事……成年之前的我比现在还要天真烂漫，啊，说句不好意思的，如果你回到过去，大概第一眼就会爱上那时候的我，嗯，我也会喜欢你的，倒也不用像后来兜了好大一圈才互相袒明心迹。赛罗，我甚至觉得现在都太迟了，时常想回到过去，回到还没有受伤的年纪就去找你，吻你，爱你，抚慰你，用我青春期无处可放的热情与爱恋补偿你，这个世界欠给你的东西。”

奇怪，太奇怪了，梦比优斯没有在回答自己提出的任何问题，也没有用问句回答问题。赛罗听梦比优斯诉说着，仿佛进入到一种更为敏锐的境地，头脑发热但手脚冰凉。他无意间注意到身旁已空无一人，希卡利与玛丽不知在何时离开，而他脑中竟没有任何关于这场辩论结果的印象，背后那时刻威胁的目光也已经消失，泰罗他们已经走了吗？就连室内居然也黯淡下来，时间貌似过去很久，火花塔调节成夜间模式，房间内没有开灯，他和梦比优斯俨然在一片黑暗之中摸索与对话，却仍能透过对方身上逸散出的微光看清恋人的面庞。梦比优斯还在说着，漫无目的，好像都是在讲些过去的事情。赛罗回忆起融合时脑中闪过的梦比优斯的所有过去，他在自己的光屏中备份了一份，把那些乏善可陈的故事隐秘地放在了自己记忆里最深的角落。宇宙大英雄这份职业时刻充满变数，赛罗在地球曾了解到失忆洗脑类似的风险，但有了这份保险，赛罗把有关于梦比优斯的记忆通通加密，或许在他忘记一切的时候，仍有个小猫咪在他的记忆深处安稳地出生成长，经历着已经发生的一切。只消看他一眼，赛罗便能记起所有所有，有关于他爱着梦比优斯的一切。

“印象里我只有一次忤逆了父亲。那是我刚到地球的第一年，却没想到以后会用更长的时间，漫长到接近我的一生，去怀念那短短一年的时光。现在我仍然怀念他们，你知

道他们是谁的，对吗？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听长辈的话，当时我已经过了可以无条件被原谅的年纪，我受了很重的伤，无数次濒临死亡，每当那时我会想，这叛逆的代价未免太惨重了些，毫无韧性的生命是如此悲哀，而我正是其中之一，一场人生中短暂的冬天就能将我轻易带走。那时候我开始更多思念起m78的大家，想起地球上的每个人，这是一颗建立在奥特曼肩膀上的星球，现在就要因为我的叛逆和抉择到此为止了。”

梦比优斯的泪水滴落在地上，金色墨水般发着淡淡的光。

“这段经历几乎给我造成久远的恐慌，即使一切都在向往好的地方。我几乎明白过来，原来奥特战士是无法犯错的，我不可能再忤逆父亲第二次，大人总有更好的办法，更长远的眼光。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赛罗？”梦比优斯捧起恋人的脸，赛罗呆怔着，那双淡金色的眼灯不断贴近，贴近，呈液态的光粒子落到赛罗的眼灯上。

“我要你说，梦比优斯是错误的，宝宝是错误的。只要你说，我就一切照办。”

“梦比……”赛罗不由自主地开口，他几乎痴痴地望着小猫落泪的脸，眼灯明亮无比，“梦比优斯，”他将脸埋进梦比优斯腿间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做爱吧。”

说完他就吻上了梦比优斯的腿心，而梦比优斯抖得像淋雨的猫咪，身体僵硬推拒，却在对方舌头探出舔舐的一瞬间，就张开生殖腔沁出了蜜水。“我从刚才就想吃你的嫩尻了。”赛罗钻入小猫腿间啃咬起了梦比优斯的密处，他说吃，当真是用上了舌头和牙齿，舌尖顶入紧贴的穴缝，垂涎已久的牙关对着饱满的贝肉深深浅浅地厮磨。

“做爱吧，做完我就告诉你。”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